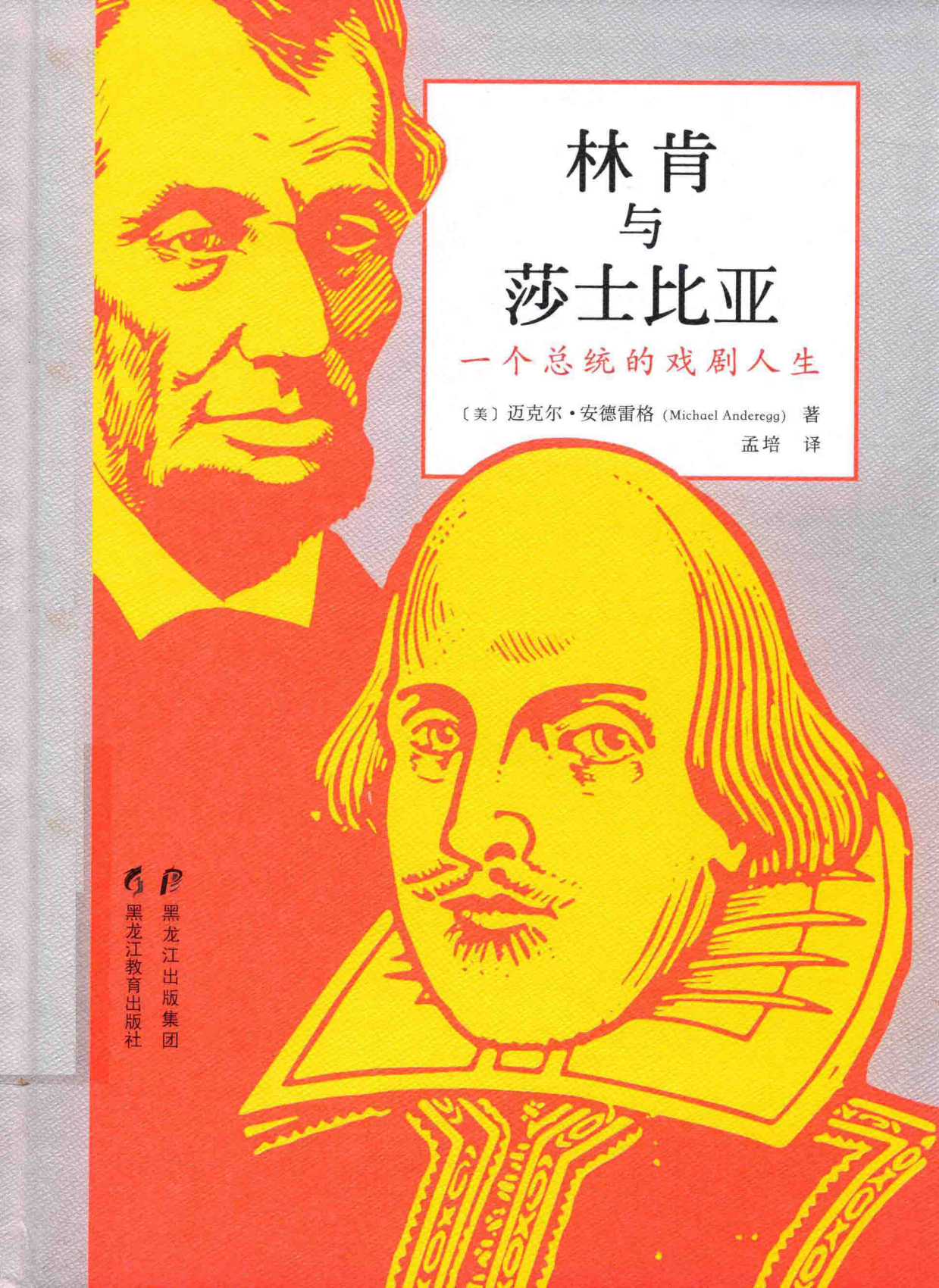




林肯 与 莎士比亚

一个总统的戏剧人生

〔美〕迈克尔·安德雷格 (Michael Anderegg) 著

孟培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林肯与莎士比亚

一个总统的戏剧人生

〔美〕迈克尔·安德雷格 (Michael Anderegg) 著

孟培 译

William Shakespeare

Abraham Lincoln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8-2016-1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肯与莎士比亚: 一个总统的戏剧人生 / (美) 迈克尔·安德雷格
(Michael Anderegg) 著; 孟培译.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316-9039-9

I. ①林… II. ①迈… ②孟… III. ①林肯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 人物研究 ②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 戏剧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K837.127=41 ②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6326号

Lincoln and Shakespeare by Michael Anderegg

Copyright © 2015 b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ALL RIGHTS RESERVED

林肯与莎士比亚: 一个总统的戏剧人生

LINKEN YU SHASHIBIYA: YIGE ZONGTONG DE XIJU RENSHENG

作 者 [美] 迈克尔·安德雷格 (Michael Anderegg) 著

译 者 孟培 译

选题策划 吴迪

责任编辑 宋舒白 杨佳君

装帧设计 吴光前

责任校对 周维继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猫店 <https://hljjcbsts.tmall.com>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3千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9039-9

定 价 46.00元

序

1939年，约翰·福德执导了电影《青年林肯》。在影片一开始，亚伯拉罕很不自信，传说中林肯的情人安·拉特利奇（Ann Rutledge）安慰他，“你是自学成才，读过诗歌、莎士比亚，现在又开始自学法律。”^①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以亚伯拉罕·林肯为题材的小说，无论是虚构还是半虚构的，莎士比亚都是其不可避免的话题。林肯引述和讨论莎士比亚，就像对一部作品的权威认证，这一特征可谓众人皆知，以至于它可以替代或掩盖一些无从考证或难以融入林肯形象的其他特点。许多有关莎士比亚的典故都是假想的，但它们几乎都来源于大量有关林肯传说的“档案”。戴尔·卡耐基在他写的具有历史性的传记《不为人知的林肯》（*Lincoln, the Unknown*）里，修饰了一下安的叙述，告诉读者，林肯“会在树下来回踱步，朗诵一段哈姆雷特对乐师的慷慨陈词，或是安东尼对着恺撒大帝遗体诵读的祭文”。^②一位小说家甚至还编写了林肯与怀孕的妻子玛丽的对话，他说：“如果是一个男孩，那我们就叫他威廉吧——以莎士比亚的名字命名。”^③一个可靠的、虚构出来的林肯，可以在他脱下礼帽的那一刻就脱口而出一小段《麦克白》《哈姆雷特》或者《恺撒大帝》，即使语境和语气不太准确。

① 《青年林肯》（*Young Mr. Lincoln*），约翰·福德（John Ford）导演，20世纪福克斯，1939年。

② 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林肯传》，纽约，世纪出版社，1932年，第28—29页。

③ 亚当·布莱弗：《林肯的战争：十三个故事》，纽约，威廉·莫洛出版社，2003年，第303页。

约翰·德林克沃特在他1918年创作的戏剧《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中虚构了一段总统与国务秘书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之间不太可能发生的对话：

林肯：“人事沉浮……”苏厄德，你读莎士比亚吗？

苏厄德：莎士比亚？不！

林肯：哦！^①

且不说真正的苏厄德受过（而总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肯定是知晓这典故的。据林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威廉·赫恩登（William Herndon）说，林肯尤为喜欢朗诵这一段，所以苏厄德至少应该知道这句来自《恺撒大帝》。德林克沃特戏剧的另一片段中，约翰·海（John Hay）对林肯朗读《暴风雨》（*The Tempest*）中的台词，“我们的狂欢已经结束”直到“都环绕在睡梦之中”，对这一段的进一步阐述是1952年《一号演播室》（*Studio One*）中播映的，改编于《亚伯拉罕·林肯》的电视剧，这次是玛丽朗读，而林肯在旁默念。在电视剧的结尾，当林肯走向他生命终点的福特剧院时，随着背景音乐渐渐响起，画面聚焦在书架上莎士比亚作品《暴风雨》中的一页，林肯的画外音开始诵念，“我们都是梦中人，我们短促的一生，都环绕在睡梦之中”（台词稍有改动）。^②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林肯是否读过或者看过《暴风雨》，但莎士比亚的台词不可否认地给这部电视剧添加了一个感人的结尾。在一部更知名的戏剧、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创作的《林肯在伊利诺伊州》（*Abe Lincoln in Illinois*）中，林肯并没有直接引用莎士比亚，但约书亚·斯皮德（Joshua Speed）形容他的朋友林肯时说：“他可以整个白天分轨、耕犁、

① 约翰·德林克沃特（John Drinkwater）：《林肯传》，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19年，第44页。

② 《亚伯拉罕·林肯，一号演播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2年5月26日，archive.org/details/StudioOneAbrahamLincoln。

讲笑话——晚上便会静静地坐着读《哈姆雷特》，幻想自己是那位忧郁的王子。”^①这种表达也许是诗意的需要，但也并非没有道理。

在其他描述林肯的诗歌和散文中，对莎士比亚的引用并不恰当，甚至令人费解。比如诗人德尔莫尔·施瓦茨，将林肯与哈姆雷特视为一体：他称林肯为“哈姆雷特式的人”，并说：

哦，他与哈姆雷特是如此相像，
从失败的生活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婚礼那天他不辞而别，
留了一封怯懦的信给他的新娘。^②

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在1954年的小说《爱是永恒的》中谈起林肯的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野心时评论说：“我只能想到《恺撒大帝》里的台词：‘他像一个巨人，跨越了这狭隘的世界；我们这些渺小的凡人，一个个在他硕大的两腿下行走，四处张望着，替自己寻找着那卑微的坟地。’”^③虽然林肯一定知道《恺撒大帝》，但这段引文用在高高瘦瘦的林肯对矮矮胖胖的道格拉斯身上，着实奇怪。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在1984年的小说《林肯》（*Lincoln*）里很少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但总统曾多次引用《麦克白》中的内容。在与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伊莱休·沃什伯恩（Elihu Washburne）以及其他谈人谈起戏剧时，维达尔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我真正喜欢的版本，当然并不是说我看很多戏，很多种类。”^④前

① 罗伯特·舍伍德：《林肯在伊利诺伊州：一部由十二场景构成的戏剧》，纽约，查尔斯·斯克列布纳父子出版社，1939年，第56页。

② 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电影院宾戈：故事和诗歌》，新方向出版社，2004年，第117—118页。

③ 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爱是永恒的》（*Love Is Eternal*），花园城市，纽约，双日出版社，1954年，第242页。

④ 戈尔·维达尔：《林肯：一部小说》，纽约，兰登书屋，1984年，第382页。

一句话无从考究，但从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维达尔读过林肯写给演员詹姆斯·亨利·哈克特（James Henry Hackett）那封闻名于世的信件，信中的林肯也是如此地谦逊。引用《麦克白》，是因为林肯对这部戏非常熟悉，所以并不出人意料，但维达尔在此引述的其他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没有那么可信了。比如，当林肯准备上岸去参观1861年被联军攻占并誉为“自由之堡”的门罗堡（Fort Monroe）时，他说，“我们相会在这月光下，”^①这句话出自《仲夏夜之梦》，但引用得有些荒诞，因为林肯很有可能都没有读过这部剧作，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观看过此剧。

2012年，在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为世界知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创作的电影剧本《林肯》中，总统多次引用莎士比亚，但每次似乎多少有些无中生有。在和国务秘书苏厄德的杂役对话时，林肯说，“我们已经听到了午夜的钟声，沙洛法官（Master Shallow）”（略微错误地引用了《亨利四世》第二部）；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时间越来越短。当苏厄德告诉林肯，他必须在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和接受同盟和平之间做出选择时，林肯用《麦克白》中的台词有点任性地回答：

等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
知道哪一粒会长成，哪一粒不会长成，
然后再来对我说。

这个典故很有说服力，因为大家都知道林肯对这部剧的喜爱，但很难想象，他会用麦克白对女巫说的话来回应他的国务秘书。一个更有意义的时刻，是林肯与伊丽莎白·凯克利（Elizabeth Keckly）的交谈，凯克利之前是奴隶，现在是林肯夫人玛丽的裁缝和朋友。在此次谈话中，林肯复述了李尔王的一句

^① 戈尔·维达尔：《林肯：一部小说》，纽约，兰登书屋，1984年，第327页。

话：“我们都是冷漠、可怜、贫瘠和粗鲁的生物。”这里包括他自己乃至全人类以及在他的帮助下被解放的奴隶。林肯还讲述了一个梦想，他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话：“倘若不是因为我总做噩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主。”这里其实在暗示，林肯也经常沉湎在自己的梦想中。^①

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以及电影制片人，都有一种把林肯与莎士比亚联系起来的冲动，但这的确是建立在大量证据之上的，有时表现得极为巧妙，有时又会感觉不太自然且令人尴尬。林肯对莎剧的喜爱经常被他同时期的人提及，成为林肯传说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了林肯的个人魅力和性格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他笑话和喜剧的偏爱有相近之处，但却不可同日而语。在林肯的一生中，尤其在他执政的那些年中，去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因为他能从诗人的语言和戏剧的情节中得到快乐，同时也可缓解缠绕在他脑际中对国家的担忧，剧院对他而言，有时甚至是面临个人情绪低谷时的慰藉。他眼中的莎士比亚，是他偏爱的莎士比亚，是早期一个具有荣誉感的美人所接受的莎士比亚，是被一个新世界塑造出并适合民主口味的莎士比亚，是平息了美利坚民族冲动情绪的莎士比亚。无论是悲剧还是历史剧，它们至少唤醒了林肯的一些意识，也唤醒了沉睡中的美利坚。这些戏剧表现了过度的野心、内战的破坏（至少有八部戏剧，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玫瑰战争）和政权的腐败。除此之外，莎士比亚剧作中及其人物口中的独白，都非常适合那个演讲高度盛行的年代，那个政治家和其他公众人物在他们的演讲和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引用莎士比亚的年代。林肯对莎士比亚的兴趣只有放在19世纪美国文化的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

虽然在林肯自己的著作中没有大量地引用或引述莎士比亚，但他经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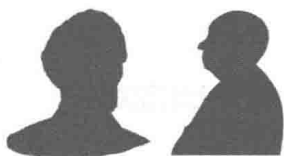
^① 托尼·库什纳、朵里斯·基恩斯·古德温：《林肯：电影剧本》，纽约，戏剧传播公司，2012年，第11、65、115、117页。在评论这部电影时，大卫·布鲁威奇写道：“库什纳笔下的林肯引用莎士比亚的语言，正如晚餐中用巧克力包裹甜品，信手拈来。”《近距离的林肯》，《纽约书评》，2013年1月10日。

莎士比亚的剧作，并间接提到莎士比亚，这在他与朋友、秘书、家人和其他拜访者的谈话里，在旁观者记录他们对林肯的印象的日记和信件里以及在后来的散文和回忆录里，星星点点存在着。另外，报纸和其他或多或少的“官方”文字对当时事件的描述或报告也证明了林肯对莎士比亚的兴趣及喜爱。在随后的章节里，我会尽量将可信的证据与神话分开，从而不影响我的中心论点，即林肯一生着迷莎士比亚的戏剧并参与了一些评论及有关活动。随后，我将分析林肯是如何接触到莎士比亚的，包括他可能拥有的或是在一生中可能接触到的戏剧版本，尤其是《哈姆雷特》和《麦克白》这两部建构林肯想象力的戏剧。我还追溯、查询了斯普林菲尔德的文艺场馆以及1861年前林肯到过的地方，包括新奥尔良和芝加哥；阐述了19世纪莎士比亚戏剧在美国上演的盛况以及从林肯的青年时期到总统任职期间他与戏剧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白宫的岁月，林肯遇到了美国戏剧发展的重大转型期。作为一个身在边境的年轻人，他鲜有机会或场合关注戏剧；而他当选总统后，美国各地的剧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1863年夏末，林肯总统写信给演员詹姆斯·哈克特，透露了他对莎士比亚的热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们间的友谊带给了他许多欢乐。哈克特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喜剧演员之一，因长年出演莎剧中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而闻名。林肯观看过几次哈克特饰演的福斯塔夫，哈克特也会不时访问白宫，与总统讨论莎士比亚。从哈克特的福斯塔夫开始，那个时代的林肯观看了各式各样由名角领衔主演的莎士比亚戏剧。这本书中描述了林肯曾看过由爱德温·布斯（Edwin Booth）、夏洛特·库什曼（Charlotte Cushman）、爱德温·福莱斯特（Edwin Forrest）以及其他著名演员表演的莎剧，对于陪同林肯一起去剧院或同在剧院看戏的人有关林肯的观察和评论的记录，我尤其感兴趣。正如一些人所说，比起观看演出，林肯可能更喜欢阅读莎剧，但同时他也喜欢用专业演员的诠释方式来审度自己对莎剧的理解。当然，他也阅读和欣赏其他作家，从诗人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和拜伦勋爵（Lord Byron）到讽刺作家彼得罗利姆·纳斯比（Petroleum V. Nasby）和阿蒂默斯·沃德

（Artemus Ward），但林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里，为的是知识的丰富、情感的支持以及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完全放松。

当引用19世纪的文献时，我保留了原稿的拼写和标点，除非含义不明确，一般我不会指出明显的错误和异常。例如“莎士比亚”，在资料中有各种拼写方式（Shakespeare, Shakespere, Shakspeare等），而我没有试图要规范其用法。



目 录

序	/ 001
---	-------

第一章

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的莎士比亚	/ 001
-----------------	-------

第二章

林肯阅读莎士比亚	/ 029
----------	-------

第三章

林肯在剧院的时光	/ 075
----------	-------

第四章

林肯眼中的小丑福斯塔夫	/ 121
-------------	-------

第五章

林肯总统和伟大的莎士比亚戏剧 /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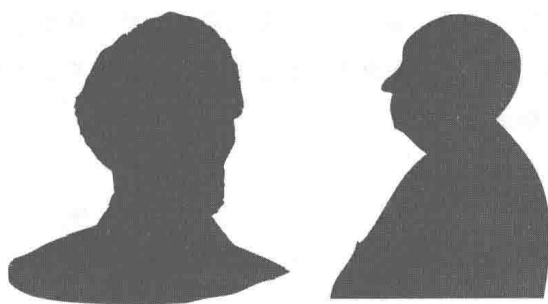
尾声

林肯、莎士比亚和布斯兄弟 / 197

致谢 / 208

参考文献 / 210

第一章



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的莎士比亚

英国就像一个诗人，却有着政治家一样思维敏捷的头脑，他能言善辩，最终却能全身而退，然而他始终是位诗人；美国却像一位政治家，但一直在寻求着诗人眼中的梦想世界。在这点上，林肯与莎士比亚性灵相通。

那个瘦瘦的男孩在角落里阅读莎翁的作品时，他感觉故事里的国王就是真实的他自己。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历史》论文集

第一集

少年亚伯拉罕·林肯借着壁炉的火光专心阅读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伊士曼·约翰逊（Eastman Johnson）1868年的画作中，这已成为美国人解讀本国最受爱戴的历史人物的重要内容：出身卑微、自学成才的垦荒少年当上了总统，此事包含的一种榜样的力量，被人们从林肯时代信奉至今。如被问及，在这幅想象出的少年读书画作中林肯读的是什么书，答案可能会是莎士比亚戏剧，虽然《圣经》、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或帕森·威姆斯（Parson Weems）的《华盛顿传》（*Life of Washington*）也可能被提及。林肯对莎士比亚的喜爱广为人知。在他生前，人们见证了他对莎剧的赞赏，留意到他在繁忙的任期内依然会观看莎剧的演出；他逝世后，他的朋友、同事和熟识的人讲述了许多趣闻逸事，描绘出一个莎翁狂热粉丝的形象。在写给演员詹姆斯·哈克特的一封信中（详见第四章），林肯无意间将自己对莎翁的热爱宣之于众，使其敌友双方同时从他的观点中抓住了政治良机。尽管他很少在写作或演讲时引用莎翁的作品（据罗伯特·布雷记载，林肯是极少引用任何诗作的——不管是采用某种写作方式还是面对不同的听众^①），但他在闲谈中会提到莎翁的典故，也在一些场合中朗诵

^① 罗伯特·布雷（Robert Bray）：《与林肯一起读书》，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过莎翁的作品。毋庸置疑，林肯爱好莎士比亚的一些证据或许并不可靠：一个神话——“生前便围绕其收集、虚构的大量的寓言般的传说”^①——很快便取代了事实。虽说应该区分事实与想象，但神话自有它的价值。人们热衷于看到林肯与莎士比亚有所联系，这种现象揭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文化中一些深层次的东西^②。

林肯和莎士比亚的联系可能不仅源于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解读，也源于我们对林肯的理解：两人都出身寒门，都因在成人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流芳百世。林肯是政界的伟人，莎士比亚是文学巨擘。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早前曾如此论述：

一位现今最优秀的评论家说：“莎士比亚具有深厚的诗人气质，他将理想与现实和谐地融为一体。如此而言，我认为莎士比亚用诗歌表达的东西，本质上也体现在亚伯拉罕·林肯的生活与政途之中。”^③

莎士比亚与林肯一样，都被认为是体现了当时美国人所信奉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努力便可成功的榜样。在林肯担任总统期间，苏格兰改革者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他的畅销书《自助》中曾把莎士比亚立为自我成就的典范。^④有些作家认为，有时林肯和莎士比亚会有一种特殊的心灵共鸣。美国画家弗朗西斯·卡彭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白宫创作了林肯总统第一次审议解放黑奴宣言的油画，他是这样解读林肯的气质的：“正如莎士比亚的评论家所言，

① 罗素·奈：《林肯传说：人们心中的林肯》序，雷·布朗著，博林格林，俄亥俄州，大众出版社，1974年，第4页。

② 最早研究林肯对莎士比亚喜好的是罗伯特·李维斯，其文章《林肯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刊登于《加利福尼亚路上月刊》，1904年4月，第333—342页。另参考如下引用，罗伯特·伯克曼：《林肯对莎士比亚的喜好》，《莎士比亚季刊》，第2期，第4篇，1951年10月，第303—312页；斯蒂芬·迪克：《林肯与莎士比亚》。

③ 艾伦·桑代克·赖斯：《同时代伟人对林肯的回忆》，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09年，第473页。

④ 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自助》（*Self-Help*），纽约，蒂克诺和菲尔兹出版社，1861年，第24、253页。

‘如果灵魂中只有《李尔王》的悲伤和《哈姆雷特》的痛苦，而没有《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幽默和《仲夏夜之梦》的欢乐，那将是一个不完整的破碎的灵魂。’这一深刻的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已故总统。自这些不朽巨作传世以来，恐怕无人能给予比这更好的诠释了。”^①林肯甚至可以被看作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角色。史学家罗伊·巴斯勒写道：“在美国历史上所有的公众人物中，林肯是与众不同的，他的独特有一部分是由于他的言行带有莎士比亚戏剧的特点，因而他似乎可以和莎翁笔下的英雄媲美。”^②英国诗人约翰·德林克沃特曾写过一部关于林肯的剧作，他虚构了林肯和莎士比亚谈话的情节。在这个情节里，莎士比亚对林肯说：“打个简单的比方：英国就像一个诗人，却有着政治家一样思维敏捷的头脑，他能言善辩，最终却能全身而退，然而他始终是位诗人；美国却像一位政治家，但一直在寻求着诗人眼中的梦想世界。在这点上，我们性灵相通。”^③由此看来，林肯和莎士比亚的传说掺杂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间的联系甚至被人们视作英美团结友好的象征。

与其他美国青年一样，林肯是从课本和演讲中认识莎士比亚的。在林肯青年时期阅读的书籍中，很少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即使是当时林德利·莫里（Lindley Murray）编辑的极受欢迎的《英国读者》（*English Reader*）里，也鲜有莎士比亚的文字，而像“朗诵课”那些少数收录莎翁作品的教程里，也只有一些片段和独白摘录。然而，在少年林肯成长的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林肯极感兴趣的以莎翁及其他知名作家为主题的各种文学讲座和辩论会，特别是1825年以后，这些学园讲座活动十分活跃，各种文学讨论会遍布校园，对弘扬美国前沿文化思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④。在19世纪40年代的一次学园

① 弗朗西斯·卡彭特（Francis Carpenter）：《与林肯在白宫度过的六个月：一幅画像的故事》，纽约，赫德与霍顿出版社，1866年，第150页。

② 罗伊·巴斯勒（Roy Basler）：《伟大的试金石：林肯随笔、演说及杂文》，韦斯特伯特，康涅狄格州，格林伍德出版社，1973年，第226页。

③ 约翰·德林克沃特：《林肯：救世星》，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20年，第116页。

④ 路易斯·马德：《他的登场与离场：关于莎士比亚的故事》，费城，利平科特出版社，1963年，第297页。